

她说

loud and clear
Her story



秦雯：生活在当下，笔尖有江湖

追赶者

在最近一次的筹备会上，制片人告诉秦雯，她的新剧本大概率要在上海拍。

“你写出来就仿佛只能在上海拍。”转述这个说法时，秦雯表情轻松：她鲜少刻意为着书写上海的心态，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城市早已化为她笔下的细节。

比如《繁花》的市井味道，既出自金宇澄的原著，也与80后上海小囡记忆中的嘈杂与热闹不谋而合。

家住长寿路一带的弄堂里，秦雯童年记忆里熟悉的声音，是父母亲朋围坐在一起搓麻将。她抱着书坐在一边，听七嘴八舌的闲谈灌入耳朵，脑海里早已是刀光剑影的江湖——家门口的书店，一两毛钱借一本武侠小说，往往是她把所有的库存借过一轮，又再借一次重读。

后来，街坊邻里的嬉笑怒骂，被融入《繁花》精彩的群像刻画。导演王家卫时常调侃说“哪能噤声啦”，秦雯则笑说自己“不吵架不会写戏”。

还真不是开玩笑，在编剧的思维里，是彼时彼刻的人物想要“吵一架”，她才如实地一一记录。秦雯形容自己创作的过程就好比塑像，在摸索中慢慢补齐一个鲜活人物所需要的不同侧面，“一旦这些面都被找到了，人物在我心里就是活的。我不需要特别设想他会怎么做，他自己就有了生命。”

人物如此，城市亦是。因为熟悉，因为不断感知，她捕捉到属于这座城市生命力，让目之所及的景致也有自己的诉说。桃江路口的普希金铜像，《繁花》和《独身女人》都拍过，那是秦雯学生时代就跟着老师一起去过的地方，文艺与浪漫的气息从未消散。

又或许，在下一个故事里，她会写到淮海中路复兴路的聂耳铜像，“很多叔叔阿姨晚上在那儿听音乐、跳舞，仿佛是在聂耳的指挥下跳交际舞，很美。”

“对上海来说，我是一个追赶者。”有生命力的人物和城市，会自然地讲出他们的故事，“上海不停地变化，我是在追逐着它的变化，而不是试着去回忆、表现曾经的它。”

生活家

秦雯曾在一篇专栏里写，编剧没有假期。不单单是《繁花》，从业的二十多年，常常如此。自由职业的状态，难免有不太固定的工作节奏：没到截稿日，或许东看看西晃晃就是一天；交稿在即，随时随地，疯狂码字。

“编剧是挺煎熬的一个工作，尤其是在前期。”秦雯的编剧生涯中，也有过安静与忍耐，“身体不好可能做不了编剧，情绪不稳定也可能做不成。”

“一旦觉得坐在那里身体辛苦，甚

现在来看，许多事好像是水到渠成。

从2000年代的《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》，到让她两次折桂白玉兰奖的《我的前半生》《繁花》，编剧秦雯的名字，一直和口碑佳作紧密相连。

再往前看，少年时代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而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履历，进一步验证了她的天赋：能写，会写，一直在写。

但或许，有些东西，在更早的时候就发生了。

比如着迷阅读，儿时父母亲朋哗啦啦搓麻将的声响中，秦雯习惯抱着书自娱自乐。比如善于观察，无论原创或改编剧本，她笔下有真实鲜活的人与事。

因此，我们与秦雯的对话，并不局限于她的某部作品（比如一年后依然不断激起回响的《繁花》和不久前在上海杀青的新戏《独身女人》），倒更像是一种探究：一个在上海长大、北京求学，最后又回到家乡继续创作的女性编剧，如何在浪漫与冷静之间，坚持一份从未改变的热爱——找到活生生的人物，写下他自然而然的爱恨情仇、岁月悠悠，一一收藏，再去寻下一个。



至有疼痛感，你就很难专注到工作中。”她心中最理想的状态，是在创作中忘记身体感受，脑子里只有人物在自由呼吸。

于是，曾经遇上体育项目就头疼的秦雯迷上了运动。练瑜伽、打拳击，看似一静一动，却都能协调身体，激发出更为强大的专注力。“总有一些情况，你不得不专注——练瑜伽，不专注就不能平衡；打拳，不专注就要被人打，或是打不到该有的点位；写剧本也是这样，得把自己逼到不得不专注的境地，好好把稿子交了！”

运动的另一层价值在于体验，即便体验到的是痛感。“很多女生一辈子都可能没有机会打架，你不知道打架是什么感受，挨揍是什么感觉。学习拳击，是你找到的最安全合法的体验方式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秦雯似乎很少刻意通过学习什么来“下生活”，她本来就在生活。陪陪孩子，做做运动，也会自己去菜市场，想好当天的食谱，自己下厨。

当然，阅读同样不可或缺。“做编剧一定要看过很多经典文学，它会滋养你；拼到最后，真正考验你的还是读过多少书。”包括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武侠小说，情节早已模糊，人物却时不时会跳出来，给新的角色添上侠气，“我是在用些江湖的方法写都市，写职场。”

职业人

年初杀青的《独身女人》在上海取景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社交平台上常有人分享在上海偶遇这个审美极佳的剧组的经历。

对秦雯来说，合作多年的新丽团队依然令人安心，还常常会有让她意想不到的执着：这边她还在自满创作时精打细算地规避了一些可能“烧钱”的场景，那边导演张晓波已然大手一挥为角色定下了大场面。

这份懂得与尊重，让秦雯更大胆，敢于推翻自己，边拍边写，边写边改。开机前，她更新了对男主角何韩的设想，一口气把前15集又写了一遍。

“这可能是《繁花》给我的胆子，放在过去是不敢想的。”秦雯如此复盘，在成为一个专业娴熟的编剧之后，《繁花》许给了她另一种可能。“它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影响，可能未来五年、十年都会一直在。”

秦雯没有具体说，曾经的不敢想到底是因为什么。但她显然有着极其“职业人”的精神状态——不执着于自我表达，更兼顾集体创作的方方面面。“如果我特别想要表达什么，我不需要花投资人那么多的钱去拍一部戏，直接写出来就可以了。”

所以，改编剧本有时更能为她提供安全与舒适的创作状态，“我更愿意做一个旁观者，我可以站在原著的背后去表达”。

秦雯也不讳言，电视剧是大众文化产品，在属于一群人的作品中，她要求自己做一个好的写作者和支持者。“导演、演员、平台、投资人……他们一定是对我的剧本寄予了一些期待才选择了它，我应该回馈给他们那些应得的东西。”

这样的心态会不会把创作变成一种负担？

“所以我很挑合作对象的呀！”她轻快回应：即便是在一个公认排资论辈的行业，她也会从源头上拒绝“爹味”的工作环境，“我是来做工作、做内容的，不是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，互相把事情做好，就是好的合作的开始。如果合作对象不能和你平等交流，反而更在意自己能不能凌驾于大家之上，这样的合作就不必开始。”

秦雯×新闻晨报的快问快答

新闻晨报：最想体验哪个角色的故事线和生活？

秦雯：很想像玲子一样开一个“夜东京”。我喜欢旁观，看着大家聊聊天。猜想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要聊这些东西。

新闻晨报：笔下的角色如果被批评，怎么消化心情？

秦雯：肯定挺难过的，但众口难调，我不能把难过当回事，我可以投入到我后面的角色当中去。我很喜欢自己写的每一个角色，写完了，就好像把他们放进我的收藏的柜子里，陈列在那里就好了。

新闻晨报：有没有担忧过AI对编剧的挑战？

秦雯：我自己还好，AI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你，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。

新闻晨报：最想拥有哪个女性角色的衣橱？

秦雯：当然是李李。还没有剧本的时候，王家卫导演已经把演员的衣服买好了，所以我蛮早就对要创作的形象有了了解。当时看到李李的衣服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贵，好美！

新闻晨报：能否分享你的“上海逛吃指南”？

秦雯：梧桐区值得走一走，花上一两个小时，在街角的地方停一停，就像我说的普希金铜像、聂耳雕像、襄阳公园，而不仅仅是去咖啡馆。

吃的話，我二十多年前上学就在曹杨二中附近梅岭北路上吃无锡小笼，现在还是那么好吃。我觉得上海不只有排骨年糕，小笼、锅贴，都可以去吃一吃。我还想推荐上海的面包店——绝对比咖啡还要卷，我爸爸和我都是面包脑袋，每发现一家新开的面包店，就会买回来点评。

文 / 晨报记者 曾索狄
图 / 受访者供图
插画 / 戎青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·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